

枣子红了

■屈芳芳

“芳芳,乡下枣子红了,快来打枣子啐!”一大清早,姑伯就打来电话。

当我们赶到乡下,远远看见姑伯家旁边那棵老枣树上缀满了一颗颗透亮的枣子,在烈日下熠熠发光。枣树后面就是蒸水河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老枣树的根系已深深扎进故乡的土地,它汲取了土壤的养分,而蒸水河又给它以充沛的滋润。

见我们来,已满头白发的姑伯迎上来,说:“你看,三十多年了,这棵枣树上每年都结满了枣子。那几年,我和你姑祖母住昆明时,枣子落的落,给鸟啄的啄,好可惜哟!”

姑伯又说,枣子打在地上不干净,而且现在红的也不是很多。他要我们先用手摘,等过些日子枣子全红了再用棍子打。姑祖母从屋里提来篮子,我一边摘着枣子,一边塞进嘴里尝鲜。河风吹来沁凉,鸟在树间嬉闹,蝉鸣声远了,稀了,几时打枣的乐趣在脑海里浮现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初秋时节,经历了一场夏雨秋风的洗礼,河边的枣树上挂满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枣子,它们一个个笑红了脸,压弯了枣枝,等着大家来采摘。村里的老人、小孩、男人、女人,拿的拿竹竿,搬的搬楼梯,抬的抬箩筐,纷纷来到枣树下打枣。欢笑声、狗叫声、鸡鸣声,混杂在一起,交织出一部动听的乡村乐曲。

调皮的孩子早早爬上树,灵活得像只猴子,从树上摘颗枣子往嘴里塞,一口咬下去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枣树的枝干细小,上面长满了针样的利刺,这些村里的野孩子依然不管不顾,哪怕被刺扎破了手,流出了血。

打枣的男人们,站在梯凳上,用木棍从枣树上将枣子成片成片地打下来,累得满头大汗。霎时,那些枣儿噼里啪啦往下掉,伴随着红枣落下的,还有那稀稀拉拉的碎枣叶,在空中晃悠悠,飘在草丛里,落到大家的头上。那些默默打枣的男人们,没有几个多言的。累了,就坐在枣树下吸烟,顺便从地上捡起枣子,津津有味地咀嚼着,仿佛在咀嚼整个秋天。

枣打完了,女人们抓几把枣,和着几把大米,便熬出了香甜可口的枣粥。剩下的放到晒谷场上晒干,便有了红枣茶、红枣粥。等过年了,将枣放入年糕中,那枣糕的味道,令人唇齿生香。

“芳芳,今天中午,我们用枣子熬绿豆粥喝。”姑祖母的讲话声把我从儿时的记忆里拉回来。

“好哇。”我笑着点头。

不远处的河面上,一只野鸭旁若无人地从水葫芦的绿里游出来。听到我们的讲话声,踩着碧绿的河水,呼扇着双翅,向河中跃去,留下一长串的水线,在我们的说笑声中不见了踪影。



听奶奶说,娘是两担谷换来的,回来的时候,谷箩里一头坐着娘,一头放个石头。想必外婆家也是非常贫穷,不然不会是个压箩石。

由于娘生性勤劳、灵动,帮助奶奶把家务打理得井然有序,所以,等到她十六岁刚满那一日,奶奶说:金秀,大哥二哥随你挑,弟弟没成年就算了。

奶奶生了三个牛高马大的儿子,个个威武帅气!要说最帅莫过于我父亲了,一米八五的高个,头发三七分。娘听奶这么说,羞得躲到灶台边去烧火。

后来的几天,奶奶故意不提那事,娘心也乱了套,一天天就一个人呆在天井里看天,看鸟儿飞,看云儿变换着颜色。

只有奶奶知道娘的心思,隔了几天才把娘叫到房子里说,你喜欢谁就告诉我吧。沉默了很久,娘的手心出了汗了,鼓足勇气对奶奶说,我要老二虎振。后来,虎振就是我父亲了。

革命如火如荼,父亲读了几年滕家义学,算是有文化的人。由于工作积极,很快入了团,入了党。

在党的培育下,父亲已成为一个基层骨干。娘为父亲裁了中山装,买了钢笔,插在上衣口袋里。公社开会的时候,父亲就穿着中山装插着笔去,开会了便拿出笔来慢慢地记。

天气热,父亲往往把中山装脱下来披在肩上,为了更加凉快,又把手叉在腰间,以便通风。早期革命干部的形象,我父亲都具备了。

娘见父亲如此倜傥,分外自豪。

后来奶奶把娘和父亲分了家,娘更有奋斗目标,第一把父亲打造成不折不扣的好干部,第二为父亲持家生孩子。

父亲被调到县城,繁重的劳动全落到娘一个人的身上,让娘直不起身来。那时娘已经生育了我的三个姐姐,整天招呼孩子,还得腆着大肚子去出工挣工分,因为光父亲那点工资是养不起一家人的。

娘生我时,两天两夜了都没多大进展。我那里十里八乡的就一个接生婆,友好亲邻冒着风雪跟着接生婆去排队,家里又请神婆又烧油麻秆的,母亲还是一阵接着一阵的痛。

接生婆终于来了,我在娘的痛苦中诞生了。接生婆告诉娘,生了个小鸡鸡。娘被扶起,看了看我,然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。

家里第一个要告诉的人当然是父亲,当陈七奶奶捆了棉袄、打着油布伞冒着风雪去了县城告诉父亲时,父亲当时还不信。

父亲被叫回家时,见到的终于是个儿子。父亲从此在院子里昂起了头,叉着干部式的手走路,直接在整个大队或公社转一圈,也不解心中兴奋劲,革命终于有了接班人!

接下来,娘又生下了我的弟弟青山,家里更是一团和气。

不久后,父亲被调回大队当书记,工作更忙了。

父亲白天有时陪着公社来的人下到各生产队调研,我在很远的地方会见到父亲在稻田间一待就是半上午,查看禾苗生长发育情况、病虫害情况。晚上又组织基干民兵夜训,告诉民兵在瞭望哨如何观察敌情。

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是大公无私的,为了大队,父亲是殚精竭虑的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■孟燕山

找县里物资局长买柴油机、发电机,让我村首屈一指地在官岭区用上了电。虽然每家规定用15W的灯泡,但似乎亮如皇宫了。我们陈家大院是四通八达的,自从有了电,大家把门全通开,我们这些小朋友这家蹀到那家,陈家大院分外光明了。

父亲如此努力工作,娘承担的任务也异常繁重,家里到生产队好远的晒谷场分谷,都是母亲心甘情愿地挑回来,脸上仍然笑成了花。

正值八月,烈日高照,村里建学校,已是中午,大家各自回家吃饭去了。

父亲还背着骡,手从骡里拿出铁钉出来钉着学校厕所的椽条,争取当天下午把瓦盖了。

也许是过度劳累,父亲一阵晕旋,便从屋顶掉了下来。父亲痛苦不堪,后来知道摔断三根肋骨。

娘赶来了,她扶着父亲,一边流泪,一边喂父亲喝水,等公社拖拉机过来,送他去中医院。

星期天,父亲给开车的叔叔搭信来,说想我了,要带我去县里见父亲,我自然很兴奋。

我虽然六七岁了,由于父亲的大公无私,家里经济相当困难,我连条短裤都没有,六月份还穿着破长裤。

下午,母亲用布包量了两升米,带我去缝衣社老李头那,只见母亲恭敬地把米悄悄放在凳子一边上,又悄悄地跟老李头嘀咕了一阵子。这是公社的一个缝衣社,大概有十几个师傅在认真缝衣服。见我和母亲进来,没引起注意,老李头拿起把尺在我屁股上转了一圈,便叫我们天黑时过来。

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母亲把我叫醒,给我穿上短裤,我感觉到没穿裤子似的,既似自在,却觉不适,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短裤,似乎我的脚长高了许多。

家里一直经济不宽裕,父亲养成了顾公不顾家的习惯,义气当头,哪怕家里杀一只鸭,他都会叫上一大桌来吃。而我和姐姐弟弟们坐在门槛上等大人们吃完,可往往很失望,连盛菜的碗都被大人们和饭了,难得剩下汤汤水水。

娘和我们就到坛子里摸酸豆角吃饭。

娘是累的,等大姐能帮着干点活时,大姐又嫁人了。

娘对我说,等你长大了,家里就好了,娘盼着你长大。

我是走二十几里路到常宁四中读高中的。娘每到周六的下午,便牵着牛在后头岭上盼我回。看到我了,就会大声地喊,儿呀,饭在饭箩里,你装了吃饱。有时遇到下雨,我回来得晚,娘就会坐在石头塘边等,等得我泪流满面。

终于,我也没考上大学,也没为家带来好,倒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十月份走进了军营。娘说,儿呀,走吧,走得远远的,走远了才有出息。但我还是没留在部队,依然在尘土飞扬的烈日里,回到母亲的身边。

等到改革开放的深入,等到我到城里闯荡人生,等到我混到有模有样时,娘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,头发白了一半。从此,我反对父亲再去种田,我反对父亲再去养鱼。

渐渐的,娘把衣服穿得整洁了,头发在“飘柔”的洗涤下也清楚了许多。后来每年逢年过节,父母生日时,我们小字辈都得回家来吃饭,听接近九十岁的父亲在桌子边唠叨。

我父亲与母亲幸福地生活着。

读书见证成长

■陈淑君

年过花甲的彭康吾,回忆起他的求学路,眼中闪烁出一道坚定的光芒,他常说:“读书能见证成长。”

生在新社会、长在红旗下的彭康吾,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家里兄弟姊妹多,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,鱼、肉更是奢望。彭康吾两岁那年,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,在那个医学、交通不发达的年代,他的童年是倚在父母坚实的臂弯肩膀中度过的。上小学后,他常常告诫自己,只有不断地学习,才能弥补生理上的缺陷。

那时候的教室低矮,没有玻璃窗,黑墨涂成的黑板写不清字。窄窄的三人书桌,三个人无法同时写字,短短の木凳子,挤得两边同学只能坐半个屁股。纸笔紧张到想象不出来的窘迫,彭康吾甚至在小学期间一直没有用过墨水笔。一只铅笔用到不能用,还舍不得扔,一张纸双面反复用,还舍不得丢。

彭康吾初中毕业那一年,哥哥彭康佳在对越反击战中壮烈牺牲。彭康吾泪流满面,萌生了去边防部队当兵的想法。可部队领导对他说:“你身体过不了关,当兵很困难,希望你在家努力学习,替烈士哥哥孝敬父母。”

进入高中后,由于交通不便,七八里的上学田间小路上,他只能身背干粮徒步而行,早起晚归,周周如此。如遇阴天下雨,刮风下雪,更是泥泞路滑,叫人身冷心寒。

“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即便在如此艰苦条件下,彭康吾仍然坚持白天在校听老师授业解惑,晚上又在煤油灯豆粒大的灯光下复习功课,掰指头做算术。参加高考时,因腿部残疾,体检不过关,他落榜了。正当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叹息时,街道党团组织向他伸出了关怀之手,把彭康吾安排到街办制镜厂工作。厂里一名制镜师傅因嫌工资少离厂而去。为了维系工厂正常运作,他自告奋勇找来学习银镜反应原理的书籍,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制镜技术。为了掌握配方诀窍,彭康吾的双手多次在试验中被硝酸银和盐酸烧伤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技术攻关,他终于掌握了制镜技术。

1982年10月,彭康吾参加了中央电大首届经济系的招生考试,且以优异成绩被湖南电大录取了。由于街办企业条件有限,不能脱产读书,他白天工作,夜晚坐着手摇三轮车,赶到离家五公里远的光明夜校电大班听课。回想三年电大求学之路,彭康吾不知忍饥挨饿多少回,熬过多少不眠夜,下雪天,不知摔了多少跤。

彭康吾毕业后第三年,街道把他调到起重厂担任主办会计。他的求知欲望更加强烈,仍然坚持白天工作,晚上参加市财政局举办的全国会计师统考辅导班。1993年,彭康吾考取了全国统考的会计师证,成为起重厂第一个获得此证书的人。

自古以来,我们中华民族就有崇尚读书学习的优良传统。从孟母三迁,断织劝学,到陶母教子;学子则有范仲淹的划粥断齑,车胤的囊萤读书,匡衡的凿壁偷光,孙敬、苏秦更是头悬梁、锥刺股等刻苦勤奋读书的典范。一步步走来,读书成就了彭康吾的梦想,也为他筑起人生成长阶梯。

制图·何芬

